《大江北望》，每个上海人都应该知道的故事

新民艺评

◆ 胡雪桦

电视剧《繁花》把视角放在了上世纪九十年代的上海，电影《爱情神话》把视角放在了当代的上海，近期，在第十二届上海市优秀民营院团展演中，话剧《大江北望》则把我们带到了明朝永乐初年上海的母亲河吴淞江，史上著名的一场治水开源工程“江浦合流”海上春申往事，而这是每个上海人都应该知道的故事。历史学家葛剑雄教授指出：“上海之所以叫上海，就是因为在吴淞江的一条支流上海浦上形成的，因水而生，因水而利。我们现在经常把黄浦江叫母亲河，把苏州河叫母亲河，然而这两条都不是母亲河，历史上讲，先有吴淞江，再有黄浦江。”“上海”从哪里来？当时上海这一带把河叫成浦，吴淞江支流的居民一般都靠着河边居住，一条支流叫“上海浦”，另一条支流叫“下海浦”，随着“江浦合流”黄浦江的出现，“上海浦”和“下海浦”都消失了，此地段却被人们称为“上海”，并一直沿用。电影《上海王》开篇第一句画外音，就是“上海，这个曾经叫上海浦和下海浦的地方……”

该剧得到上海市演出行业协会的支持，由上海市闵行区文旅局指导，上海上艺戏剧社制作演出。编剧李世涛、许静波和陶倩妮，三位来自上海戏剧学院的师生从纷繁复杂的历史资料中，潜心挖掘出这段惊心动魄的历史，通过对明朝永乐年间发生的“江浦合流”治水工程的讲述，对人、家、族、国进行了层层叠叠的精细刻画。公元1403年，即明永乐元年，太湖流域的苏州、松江和嘉兴地区连降暴雨，素有“天下粮仓”之称的江南万顷良田顿成泽国，水灾成患。灾情传到朝廷，刚从宫廷政变中脱身出来的永乐皇帝朱棣，紧急下旨，命前朝元老、时任户部左侍郎的夏原吉，带一干人马前往灾区治理水患。

戏剧是对现实的写照，但一定是在更高的层次上创造性写照。《大江北望》的戏剧故事，编剧用理性的开拓和敏锐的审视，对真实的人物和事件运用独特的戏剧语言创作出了一个丰满的剧本。钦差大臣夏原吉、书生叶宗行、太监郑和、皇帝朱棣都是有原型的人物，在史实与艺术创作之间如何把握？这是一个古今中外的艺术家一直在探寻的课题。年轻的编剧们在这次的创作中，没有囿于史实局限，在充分阅读分析了史料之后，他们让思想和想象插上了翅膀，在舞台上为我们刻画出了有呼吸、有温度的人物。

夏原吉从一开始的自负、自重、自傲，到最后变得自省、自卑、自觉，为了“江浦合流”而奋不顾身，为了黎民百姓的安宁，为了千秋万代的福祉，他敢于怀疑自己、敢于否定自己、敢于承担责任、敢于牺牲一切！叶宗行这个提出“江浦合流”的书生，剧中一直是个勇往直前的人，他功名利禄全不放在眼里，一心治水。因为他的父母都死于水灾。但是，在夏原吉决定采用他的方法治水时，他却退缩了。编剧的这一笔下得“狠”，让人物的“贯穿动作”出现了陡转。叶宗行在威吓、毒打、除族名等手段面前，都没有畏惧退缩，但就在夏原吉面对两难——是推翻旧方法，采用新方法的关键时刻，叶宗行却来劝他“江浦合流”还是缓一缓吧，他也看到了夏原吉进一步的“险”，以及自己背负着的祖坟被冲的“孽”和抚养他长大的姐姐的“情”。“这天下的事就算是对，也未必能够做成……江浦合流今年不能成，就待明年……五年、十年、甚至百年！”这场戏笔墨不多，夏原吉几乎没有台词，叶宗行在掏心掏肺地劝，而这一劝，恰恰让夏原吉作出了一个无可挽回的决定：“将此《苏松水利疏》八百里快送往应天府”。这一静一动，恰到好处地刻画出人物的心境，两个人之间的心心相印的人物关系，最后，夏原吉的这一句话推动了剧情的急转直下。这是个巨大的“事件”，展现出人物的“意志和情感”。下一场“应天府”的戏，是全剧的高潮。满朝文武，皇帝朱棣粉墨登场。编剧知道这场戏的分量，果然，剧情的发展把夏原吉逼到了死角，皇帝朱棣首先发难，治水成功，却要重治，胆敢把“朕”当笑话；武将责问，二十万民夫“就是一支征战天下的强军”；文官要求弹劾，前朝老臣“沽名钓誉”“贪赃枉法”；夏原吉不得不“以死进谏”：“没有扬帆启航胸怀天下的格局，那大明只是大明的大明，而非天下的大明！书读的是道，是担当，是责任，是为天地立心，为生民立命！……”他拿起了一只残缺的碗，这是他从一个死去的灾民手里收留的，“一个天下的气运，就像盛在碗里的水，水多水少，不在碗沿的最高处，而在这缺口的最低处……国家，国家，国家，在家的前面，就得护住身后的家！”这段台词赢得了一片掌声。

《大江北望》是一台值得继续打磨的戏。这个戏的开头和结尾，有点生怕观众不明白，把当今的上海城市两次投射到舞台上，最后还让一群现代人涌到舞台上，多少减低了这个戏本身的力量。其实，当下的观众一定会在走出剧场后，看到今日眼前的上海，想到“江浦合流”的往事，进而思考“我们从哪里来？到哪里去？”的终极哲学拷问。

当戏剧“回归”到演员与你1米内直视3秒就流泪的模样……

——观“环境音乐话剧”《边城》有感

◆ 朱 光

当AI笼罩全球，分分钟举办论坛探讨AI对某某行业乃至戏剧创作的影响之际，忽然冒出来一部完完全全回归戏剧本源、去除技术包装、不求明星主演、不跟流量走势的话剧《边城》——就显得极为珍稀、难得，尤其是当演员可以与你在1米内的距离直视双眼，3秒钟内就红了眼眶，流下泪水之际……

注重与观众互动、以简单道具创造多样空间、演员一人仅凭一顶帽子或一条围巾就可以分饰数人乃至动物、环境不局限于镜框式舞台、一两位演奏家包揽所有现场音乐……这些，被如今观众视为“奇观”的“功夫”，其实是每一位话剧演员、编剧、导演、作曲等戏剧人的基本功。这就像当前有些观众从未看到过不戴麦克风的舞台剧，就误以为演话剧就必须戴麦克风一样。技术发达与网络诡传，蒙蔽了人与人之间当面互动生成的戏剧艺术的真相。

《边城》“回归”了戏剧艺术的真相。戏剧，自古希腊诞生之初，到工业革命、尤其是信息革命之前的两三千年里，就是纯粹靠人与人的“赤诚相见”推进剧情发展和人物塑造的。不需要麦克风扩音、不需要灯光炫技、不需要冰屏来“补充”剧情、不需要各种所谓多媒体视频或多角度转台，来“交代背景”或“转移时空”……这些在近期戏剧舞台上那么常见，乃至初入剧场的观众以为这些“技术加持”，是戏剧“标配”，甚至会因“舞台简陋”而批评戏剧品质……

该剧导演是露丝·康奈尔。把文学名著搬上戏剧舞台，也是欧洲戏剧传统。沈从文的《边城》诗意萦绕、审美独特。它有兄弟俩同时爱上翠翠的爱情故事，也有边城镇流水环绕的风土人情。它胜在语言文字“充满水分，酸甜合度”，而非情节清晰、引人入胜——这通常是戏剧追求的目标。但是好在诗意是小说与戏剧在审美上的一致追求。因而，在演出前，特别增加了一个“讲故事”环节，把观众分到两个区域，两位演员像说书人一样帮助观众捋顺人物关系，并加强了“河流”的意象。随后，观众才进入“口”字形的剧场。该剧被形容为“环境音乐话剧”，是为了说明自身特色。演员是从“口”的四个角，或曰观众席的豁口中，奔赴上场的，这样的“环境”与镜框式舞台的台上台下完全不同；“音乐”则是因为有现场伴奏，一两位演奏家包揽大部分旋律与节奏，还有一位男演员会弹吉他；“话剧”，它就是真正的话剧，“音乐”在这里是形容词。

观众席不对号，只对区域入座。如果想感受演员自观众身边跑上演区的风，那就坐在“豁口”附近。看得出，演员都受过戏剧表演的专业训练，声（音）台（词）形（体）表（演）都很到位。当翠翠与兄弟中的弟弟傩送之间，明明情感涌动但欲言又止之际，观众有一种“误闯”别人谈恋爱“现场”的心惊。当弟弟得知哥哥也爱翠翠，且知道了弟弟的心思，乃至即便擂水性，却还是被河水吞噬之后，弟弟情绪纠结地朝父亲跪下——演员会随机跪在一个男性观众面前，在不到1米的距离里3秒钟内红了眼眶、落了泪，继续说着内疚的台词。虽然理性地知道这也是话剧演员的基本功，但是确实能使得观众区感性能量涌动。

假定性带来的充满想象力的呈现，是该剧最大的特质。一条麻绳被两人扯成长方形，一人在前，双手高举抓着长方形的顶边，双脚踩着长方形的底边，脚踩着麻绳向前，手送出同样长度的麻绳，状如“行舟”。还有数根从天而降，靠着正方体“配重”稳定的麻绳，一交叉则形成户门。如对角线一般，穿过演区的又一根粗麻绳下方，缀满了观众心目中描绘“河流”的词句，形成“小水滴”，汇成观众和演员共同的“心水”。演员不时还会选择其中的纸片，读出观众的心思……一位身穿棕色帽衫的男演员，把帽子戴上，一撇腿，亮出脚脖子上的脚铃——成为“狗”；撸下帽子，站直了，就是人，切换自如、流畅。

就在这样一边叙述小说，一边演绎人物和情节的过程中，“边城”的情感如河流一般荡漾到观众席，带动观众与演员同呼吸、共命运——这是戏剧真正的感染力和生命力。

扫一扫
关注“新民艺评”

全剧场

荧屏上的男人，可不可以不要再哭了？

◆ 南 妮

《微暗之火》一开播火了。28集的电视剧服道化很讲究。小镇上所有的美被精心营造，却正和小镇人攻击那出众的美与出众的个性成为反讽。所谓“峣峣者易折，皎皎者易污。”童瑶饰演的美人南雅开着服装店，自己设计时装，喜欢诗歌，小镇美学的先驱。她在清水镇长长的街道拎着篮子走过，招致庸妇们的妄议。那优雅的长裙、黑色的波浪般的长发、袅娜的高跟鞋，像极了意大利电影《西西里的美丽传说》中莫妮卡·贝鲁奇扮演的小镇第一美女玛莲娜。

那时，2000年，小镇还近于封闭，保守更胜于开放，特立独行与出众漂亮被攻击是有可能的。《西西里的美丽传说》也是拍摄于2000年，但背景是1941年。玛莲娜由军人家属变为战争寡妇，由教授之女沦为卖淫妓女。12岁男童暗恋女主角的视角，将影片的悲剧性拍得空灵飘逸，充满黑色幽默。丈夫“死而复生”，历经沧桑的玛莲娜终于“不美”了。小镇上的女人们争先恐后地向她示好。男人爱抢夺遭女人嫉妒的女人。女人们平息了，男人们也缩头了。闭塞小岛中的人性既可鄙又可笑。

《微暗之火》中，读复读班的年轻男主角周洛，曾经是清水镇高考状元，这证明了他出众的智商。“如果他不被非议，他便不会注意到小镇另一个被非议的人物南雅”，一个以美艳出名、被丈夫家暴出名的小女孩的母亲。尽管周洛第一次走近心仪对象，带着他脑子里的画面，又很自己的胆怯，咄咄逼人对南雅说了一番攻击性的语言令人惊讶与讨厌之外，这个人物后来的逻辑倒也成立。他对“杀人犯”南雅的拯救，带着大男孩迈向成年男人的自以为是。不谙人事的纯情是青春特有的王牌。

电视剧的结尾，刑警队副队长林方路，对警察同事说着自己读中学的时候，看到他爸爸又一次家暴他母亲，他拿着刀，差一点杀了他爸爸。他大哭特哭，哭了有几分钟。这是为了什么呀？可能是觉得自己一念之差，差点也成了杀人犯？可能感慨南雅周洛一对有情人进了监狱？女人哭起来还有美感，男人哭起来令人毛骨悚然，也不符合警队领导的身份和他近于中年的年龄。

《城中之城》中，银行行长也会稀里哗啦地大哭特哭。于和伟一哭，形象受损。酒醉后念着亡妻那不可控制的小滴眼泪还能让人理解，后来旧同事死在他面前，他哭得崩溃、哭得漫长，不禁令人揣摩：是否导演也要考验一下名演员的哭功？既然那么会对人性产生悲悯，那么大哭特哭之后，又要动脑筋再起意杀另一个“知情者”蒋芮，这与同一个人物是否统一？

再之前，电影《飞驰人生2》，沈腾饰演的赛车手张驰，因为知道自己前赛失败的真正原因，当众爆哭，抽泣式哭诉。即使是演技呱呱叫的喜剧演员，一旦哭得涕泪交汇，也终究不雅。宁可他狂怒，砸东西。

是否，当女人崇尚不哭的时候，男人开始流行哭泣了？

看看身边中年以上男性，几乎从来没有看到他们哭过。即使在送别亲人的殡仪馆，也很少看到他们哭。所谓“男儿有泪不轻弹”，不知这句古训是激励了一代代的中国男人，还是男人的生理构造终究有别于女人，即贾宝玉所谓的“女人是水做的，男人是泥做的”。

宣泄是生理现象，克制是意志产物。为什么电视剧，不但不忠实于生活普遍的真实，还要为难男演员们制造眼泪炸弹？于和伟在《城中之城》后三分之一，随着事业的窘迫、被威胁，中哭与大哭有那么三四次。崩溃也可以是疯狂大笑的。触景生情会是暗暗叹息，心里自有一个水泵，眼泪不给人看。即使是俊男的眼泪，那也是“审丑”。警察那么哭，是否可信？林队长对着警察下属哭，更匪夷所思。想起了日本电影《砂器》，那个难忘的结尾：两个警察看着杀掉麻风病父亲的钢琴家最后一次的演出，即将逮捕他。“你说，他想见到他父亲吗？”“他在他的琴声里相见。”

文艺男周洛到剧终的形象还是站得住脚的。“流言止于智者。”他在清水镇南雅开服装店的原址开了一家网吧谋生，带着叫他“小舅舅”的南雅有病的女儿。等着女孩母亲出狱后，三人团聚。他打碎了父母期望孩子读书“出人头地”的古老愿望，幸福的生活自己定论，生活的意义自己定夺，倒也提供了新颖的人生观。但愿他清纯的眼睛里不会流出后悔的泪水。

笑比哭高级而智慧。女人如此，男人更如此。想起了跟一个男作家的对话：“男人是不是特别要面子？”答：“是的，简直是为面子活着。”

男人的痛苦戏码编不下去时，编导们可以想一想当年的高仓健。

不要试探『鳄鱼』

◆ 李 静

好作品令人怜悯他人、审视自己，坏作品则令人体恤自己、审判他人。看完莫言编剧、王可然导演的话剧《鳄鱼》，此念顿生。

三十多年前，小说家莫言写了一部揭露和追问权力腐败的长篇小说《酒国》，汪洋恣肆的想象力之下满盈了作者的义怒。如今，剧作家莫言以《鳄鱼》再写贪官，除了体裁不同，主题和视角也变了，不变的是他的怪诞现实主义风格。

中国当代小说和戏剧中贪官形象多有，但“在逃贪官单无惮”这个人物却是莫言独一的创造：此人在国内当市长时贪图权财色，即将败露之际逃往美国，在情人别墅里经历、观赏着围绕自己展开的“宫斗剧”“策反剧”，还养了一条疯长的鳄鱼，最终纵身鱼腹。他甫一出场，就已经是个自我宣判之人。整部戏的结构，就是单无惮以冷漠抽离的取死之心，观看自己的罪业所造作的悲喜剧，等待自惩的结局。罪人之所以求死，是因为他的良心活着。这良心，就是黑暗里的一道光。

导演王可然无比轻柔地接住了这道光，并将它照进剧场精心结构的黑暗里。这黑暗的外显、舞台的灵魂，是那条“鳄鱼”。舞台空旷，写实与写意交融：右侧的沙发一节节如鳄鱼尾，一盏黄灯孤悬其上，人物在此起坐、交谈、斗心机，为各自心里的鳄鱼找口粮。左后方，一架黑铁旋转梯连接单无惮的情人瘦马的卧室、平台，与其说这是一个安乐窝，不如说是一座小监狱，在内心鳄鱼的挑动下，瘦马在这儿打麻将，跟单无惮和他的妻子巧玲控诉、撒泼、叫板。整座舞台，实际上是一座空寂暗黑的豪华监狱，正中央的巨大鱼缸先是游动着五彩斑斓的鱼，随着剧情进展，成了巨鳄的居所——这正是单无惮内心光景的外化。

全剧的体裁感，被导演准确地设定为通往悲剧的黑色魔幻喜闹剧，人物塑造也服从这一调性。赵文瑄演出了单无惮“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”的另类贪官派头，以及他的尚未消失的道德感——他冷眼打量着自己往昔的自私、贪婪与绝情，如今的徒然、贫乏和无意义。“我都已经这样了”是这个人物喜剧性的口头禅，从味蕾思乡病到意义感丧失症，令他颇有视死如归的从容——反派正相，导演选择赵文瑄，恐怕是因为他具有这种双重性的气质。若“正相”之下那自嘲的滑稽感能够增强，这个人物可能会更自由。导演将妻子巧玲处理成喜剧感的来源——将愤怒的妻子和心碎的母亲双重身份演绎出绝非庸俗的喜感，是极难的事，但凯丽大开大合的表演做到了，她赋予这个角色爆炸性的能量场。瘦马的主要行动是控诉和吵架，邓萃雯的表演在歇斯底里中融入了游戏感，赋予这个角色轻盈感。李宗雷饰演的刘慕飞恭顺中藏着讽刺，白凯南饰演的牛布义正词严里透着猥琐，李龙吟饰演的黄大师老谋深算点到为止，各自编织出轨迹不同的喜剧旋律线。

这场谐谑交响乐进行到小海出场的时候，高潮到来。如果说单无惮的鳄鱼喜食官位、金钱、美女，那么儿子小海的鳄鱼则喜食毒品。如果说单无惮的鳄鱼表面看来是需要制度的笼子将它关紧，那么小海的鳄鱼表明，人的天性中自带败坏的因子，不是外部环境的约束所能解决的——文学和戏剧的最高问题，永远是人性的深渊问题，是人的超越性与人的有限性之间永恒对立的问题。

单无惮的临终独白将近三千字，导演几乎调动了剧场所有可能有的手段，使它成为全剧的华彩乐章、酣畅淋漓的大咏叹调。这里可以看出王可然空间运用所显示的大胆与创造力。观众通道如此长时间地成为重要的表意空间，这在中国的大剧场演出中是前所未见的：演员坐在观众席中，起立，站在观众通道，当单无惮独白时，右手通道的演员们拿手电光“逼视”观众的眼睛：这绝非是一个你可置身事外的故事。人人心里盘踞着一条足以吞噬灵魂的鳄鱼，包括你。鳄鱼是什么？是罪恶，是贪欲——那种想当上帝的贪欲：自我肯定、自我中心、自我满足、自我膜拜，不爱人，只爱自己。一切欲望的实现都是自我膜拜的形式，都是成为人神的路径。不要试探这鳄鱼。不要以为你凭着自己的意志，能驯服这鳄鱼。笼子杀不死鳄鱼，也不能让人得救。那么，救赎之路在哪里？

莫言剧本中弥漫着的怜悯、宽容与仁慈，奔涌着的“思想和想象的特殊而快活的自由”，就这样经由导演的手，流淌在剧场中。

奔赴热爱，独一无二的二次元

◆ 华心怡

无论你是保守还是开放，却不得不肯定，二次元，已不可磨灭地扎根于时代的土壤之中，开出自己灿烂的花。

这些天，上海，无数粉丝涌入音乐会。他们，是五亿分之一。

5亿人，庞大的数字。5亿人中的绝大多数，又是年轻人，闪耀的未来。

这就是二次元。

无论你是保守还是开放，却不得不肯定，这一新生产物，已不可磨灭地扎根于时代的土壤之中，开出自己灿烂的花。

据相关机构发布的《中国二次元内容行业白皮书》预估，我国泛二次元用户在2024年将达到5亿人。

二次元，原指“二维世界”，后来成了ACGN亚文化圈专门用语，这四个英语字母也就是动画、动漫、游戏、小说的单词首字母合并缩写。其产业链，涉及视频播放、演艺经济、粉丝经济、旅游线路和衍生产品开发。

开头所提的音乐会，正是二次元音乐会。和其他多年积攒人气的实力明星演唱会一样，它同样一票难求。很难想象，没有一个真实、具象、有血肉之躯的偶像站在舞台中央，这台音乐会是如何让你挥动手中的荧光棒，它是如何让你尖叫喝彩，它是如何让你获得非凡体验？2024星穹铁道演唱会“星铁LIVE”便揭晓了答案。

舞台灯光熄灭，红色射灯交织，伴随着《卡农》的旋律奏响，游戏角色“卡芙卡”以裸眼3D的形式出现在舞台屏幕中央，左手握琴、右手拉弓，弓弦往复间演绎着四季协奏曲《冬》。“星铁LIVE”2024星穹铁道演唱会的演出节目围绕游戏中的“黑塔空间站”“雅利洛-VI”“仙舟罗浮”“匹诺康尼”四大“箱庭世界”展开。迥然相异的题材风格也对本次演唱会在内容编排、演出形式以及节目设置的衔接上提出了更高的要求。因此，音乐会突破了传统演唱会的陈规，将不同音乐形态和游戏内容相互融合，呈现出独属于二次元游戏的舞台表现。比如，在“黑塔空间站”篇章中，既有静谧空灵的管弦乐与交响乐的间奏，也有充满动感、点燃全场的DJ组曲；当观众随着列车跃迁至“雅利洛-VI”星球，游戏内的《八十八号矿地》通过改编，以说唱的形式展现在舞台上；而“仙舟罗浮”篇则安排了非常“接地气”的节目，在《片时酣》《浮槎竟天》的旋律下，舞狮、空竹、转碟等杂技杂耍纷至沓来，为现场营造出轻松欢快的氛围；同时，由于《崩坏：星穹铁道》是一款全球发行的游戏，在择曲方面，除了有国内热门的歌曲《致黯淡星》，也带来了海外高人气二创PV《Funny Bone》的现场演奏，让全球玩家都参与到这场不眠之夜中。这场现场音乐会也以直播的形式在平台上播放。

如今，在日常生活中，我们遇到了足够多的吸引、足够多的选择，甚至是足够多的干扰。现代人的“三心二意”成为最寻常不过的普遍存在。所以，单靠不同文艺形式的演绎、不同音乐作品的叠加，加上一点游戏元素的串联，是不足以让那么多人奔赴这场热爱的。归根结底，还是一个成功游戏本身的黏性带来的引流。由其创造的二次元世界，让现世的年轻人找到了真实生活之外的想象与美好。

通常，游戏题材源于生活，并用图像幻化现实，把想象外化，将个性表现至极致，并利用互联网将拥有类似特质的用户链接。所有这些，都符合试图以新形式表达个性的当代年轻人之趣味。

星穹铁道演唱会一开票，数秒后即告售罄。启幕后，B站的直播间热度迅速突破2500万……除了这一台，由上海鹰角网络主办的“2024明日方舟音律联觉-不觅浪尘”活动近来也在上海旗忠网球中心举办日夜场共计8个场次，同样热烈。

游戏从线上向线下延伸的探索，让虚与实不再分离。而二次元的盛景之中，中国风的植入、世界观的大隐，都是年轻人感官满足之外的另一种获得。不再小众的二次元，因其独一无二，可做大生意，也可成大学问。

上海文艺评论专项基金特约刊登